

票房不俗,评分不高

# 《狮子王》有点“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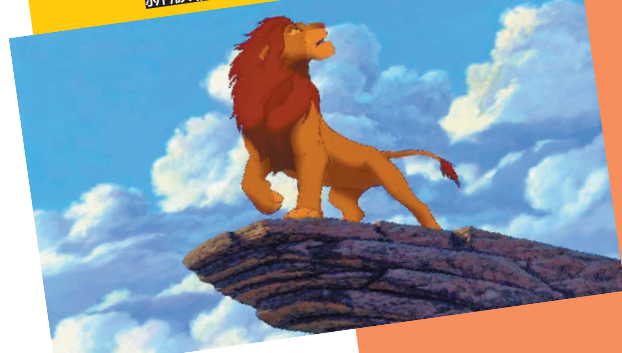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截至昨日,新版《狮子王》的豆瓣评分是7.5分,高于49%的动画片,在同类型影片中处于中间水准;不过,假如跟25年前的老版相比,这个分数就太低了——1994年的2D动画片《狮子王》得分高达9.0分。

新版《狮子王》是上周末公映的影片中最有竞争力的一部,在内地拿到了3.73亿元的首周末票房,几乎占了同期大盘的一半,成绩算得上漂亮。但从观众评分来看,大家对这部在技术上代表了全球最高动画水平的影片仍然难掩失望。



新版《狮子王》几乎复刻了老版的镜头角度



## 动画不再拟人,会不会“面瘫”?

毫无疑问,新版《狮子王》对老版的“致敬”算得上兢兢业业,不光照搬原版故事,甚至连镜头角度都完全复刻。对于冲着情怀而来的老版观众,这一点尤其值得感动。《狮子王》是首部引进中国内地的好莱坞全球发行动画大片,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哪怕只是听到熟悉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不少观众就会热泪盈眶。

而且,新版的视觉效果完全不是1994年的古旧2D动画所能比拟的。事实上,“真人版”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全片既没有出现任何真实动物或人类,也没有

找演员进行动作捕捉,它纯粹就是一部CG作品。但牛就牛在,影片最终的视觉效果能逼真到如同摄制组在非洲大草原实景拍摄了真狮。

与此同时,问题也来了:失去了老版的拟人手法,太过真实的新版辛巴还能拥有像人类一般的面部表情吗?从观众评价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新版角色有点“面瘫”的吐槽。此外,还有观众担忧:假如每家电影公司都选择更安全的IP重拍——无论是《狮子王》的“技术性复刻”,还是《花木兰》的真人版——这对电影发展来说是不是好事?



## 关心妍母女与广州歌迷庆生

关心妍近日在广州举行了“时刻触动”演唱会,这也是她出道18年来首次在内地开唱。接下来,她将于10月在深圳、12月在东莞开唱,明年3月还将巡回演唱会带到澳洲和美加等地。

关心妍一出道就曾横扫香港各大颁奖典礼新人奖,但从2013年开始,她逐渐淡出乐坛,专心照顾家庭。2016年,她诞下一女,与丈夫杨长智组成幸福的三口之家。今年,关心妍以此次巡回演唱会为契机全面复出。在广州演唱会上,她更被台下热情的歌迷感动到流泪:“内地的巡回演唱会真的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歌迷都是十几年来从未见过面,今天这是第一次见面。”

难得的是,女儿心心也与关心妍一起穿上著名设计师陈华国度身定制的亲子晚装登台表演。演唱会最后一个环节还是特意为中心准备的:她下个星期便满3周岁,关心妍与歌迷一起为她唱生日歌。而本月底也是关心妍的生日,主办方为她秘密安排了生日蛋糕,令她大呼惊喜。

关心妍一家三口齐亮相

(胡广欣)

## 过时的故事,真的不用更新吗?

“看之前:谁要去看《动物世界》啊!看之后:啊啊啊啊!这什么动感吸猫现场啊!木法沙爸爸也太帅了吧!”

《狮子王》完全把二十多年前的东西又拿来拍了一遍,没什么对不对,就是很无聊很陈旧。放到现在,结局大概应该改成:辛巴在安安心心带孩子,女强人娜娜在动物界选接班人,跟刀疤battle竞选总统。”

以上两个朋友圈评论,或许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众反应:一类满足于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视听喜悦,另一类则对剧情的毫无创新感到不满。这也在各大电影售票平台有所反映。截至昨日

16时,新版《狮子王》猫眼观众评分8.9分,淘票票8.8分。相比同为经典动画的重映版《干与干寻》在两个平台都拿到了9.3分,《狮子王》的总体评价确实不怎么样。

那么问题来了:《干与干寻》于2001年在日本问世,如今在中国内地公映,时间已经过了18年,观众为何还买账?原因或许跟剧情内涵有关,《干与干寻》至今仍不算过时,从豆瓣评论来看,不少当年的观众如今重看还收获了新的感悟;而《狮子王》的“动物版《哈姆雷特》”故事在25年前或有新鲜感,但今天看来就有些缺乏时代共鸣了。



2D动画版中的彭彭、丁满和小辛巴

新版中的彭彭和丁满

## 【大盘分析】

根据猫眼数据,在上周末公映的新片里,除了《狮子王》以3.73亿元的首周末票房一马当先,其余几部都表现不佳。其中,日本动画片《命运之夜——天之杯II:迷失之蝶》和《机动战士高达NT》分别拿到2230万元和686万元。唯一一部非动画片《素人特工》票房同样惨淡,这部影片邀请了《生化危机》女主角米拉·乔沃维奇加盟,讲述一群中国年轻人和一名国际女特工共同勇斗犯罪分子的故事,但显然很多观众担心这又是一部“空心大烂片”,因而在购票阶段就犹豫止步。

值得一提的是,上周末有多部还未正式公映的影片进行了提前点映,包括邓超的《银河补习班》、最新原创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改编自经典萌宠催泪小说的《小Q》。其中,猫眼和淘票票给出了《银河补习班》的点映评分,分别是9.4和9.1。而记者从业内反馈得知,另两部新片的口碑同样不弱。

此外,截至周日,《扫毒2:天地对决》上映10天总票房为9.51亿元,目前是暑期档国产片最大赢家。《千与千寻》上映24天总票房4.78亿元,目前仍有少量排片。

## 黎明佛山开唱自曝往事



黎明 Leon Metro Live 2.0 演唱会近日登陆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在满场粉色荧光棒的环绕下,黎明献唱了《今夜你会不会来》《情深说话未曾讲》等经典“黎氏情歌”。

黎明已经许久没有到佛山开唱了,当晚他心情颇佳,频频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往事。演唱会当天天气颇为炎热,黎明看到有观众穿着休闲装束,他表示自己平时也最爱穿T恤和短裤,家里甚至有数十件单一颜色的T恤:“你们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黎明还回忆起刚出道

时与父亲有关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在舞台上做背景表演时,我嘴里嚼着口香糖,被父亲看见了。父亲告诉我,在舞台上无论观众能否看得见,我都不应该嚼口香糖。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在舞台上嚼过口香糖。”

当晚,黎明演唱了《对不起我爱你》《100样可能》《我来自北京》《你让我忘记》等经典歌曲。当他唱起代表作《情深说话未曾讲》时,现场歌迷自发开始大合唱。为了和歌迷更接近,黎明不时走向舞台两端,还数次闭起眼睛用“意念”感受大家的热情。(胡广欣 李依桐)

# 母亲的心

□伍月凤

女人做了母亲,双胞胎的母亲。

女人亲着臂弯里两张粉嫩的小脸,左一下右一下,怎么都亲不够。可女人的心是苦涩的。丈夫在乡村小学教书,路远,一周回一次,来去各半天,在家待一天,指望不上他能帮着照顾孩子。

女人没有工作,丈夫工资不高,嗷嗷待哺的两张小嘴吧着,将女人的眉头吧成一朵苦菊花。

女人想去乡下接婆婆来帮忙。但看着婆婆种地、喂猪、拾掇家务,忙到脚不沾地,女人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婆婆抱起早出生两分钟的哥哥,展开一床旧棉被,垫在一个箩筐里,塞成一个软软的婴儿床。哥哥举着小手,头露在被子外面,睡得香甜。

女人吻别哥哥,背着弟弟来到县城,找到一份清洁员工作。每月有几百元贴补家用,女人满足地舒了口气。

女人背着弟弟扫地,怕单位领导有意见,总是最早出去,最迟收工。女人工作的路段,最干净。单位领导默许了女人的行为。

弟弟会走路了,女人捡到一台别人丢弃的扭扭车,女人用一根布条,一头系着车,一头绑着自己的腰。女人地扫到哪,绳子牵到哪,绳子牵到哪,女人的童谣唱到哪,女人的故事就讲到哪。弟弟仰着被风吹红的小脸,“唧唧呀呀”手舞足蹈。再大一点,女人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摆一张小桌,放几本捡来的书,任儿子翻看。弟弟安安静静,看得很认真,弟弟知道母亲的辛苦,从不乱跑,不让女人担心。女人看着弟弟,想起留在乡下的哥哥,女人在梦里抱他、亲他、喊他的小名,醒来,女人的枕头会渗出泪水。

但她却舍不得去看大儿子,女人算过,来回的车费、误工费,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够给儿子们买十六斤肉。女人安慰自己,看到小儿子,就像看到了大儿子,双胞胎,一模一样的。

孩子们六岁时,丈夫在县城教书的老同学念着同学情分,答应将孩子们招进自己教书的学校读书。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弟弟给女人打来电话,又亲自来接女人。弟弟说,要带母亲去北京,让辛苦一辈子的母亲享享清福。女人微笑却坚定地摇摇头,一次又一次。

女人把弟弟的照片放在贴身的衣兜里,然后在哥哥狭小的房子里,刷洗着哥哥工作服上顽固的污渍,给哥哥准点做好一日三餐,张罗着让哥哥娶妻、生子。

女人抱着哥哥的孩子,与北京的弟弟视频,视频里,听到北京的小孙子一声声奶声奶气地叫着奶奶,女人答应着,脸笑成一朵花,也笑出一行泪。女人看着一远一近两个孙子的小脸,心一阵儿甜,一阵儿酸。

几天后,哥哥拿着几张车票递给女人,车票的终点站是北京。

女人疑惑地看向哥哥,哥哥挠挠头说,娘,我找弟弟商量了,弟弟帮我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我们一起去北京。

女人急忙低下头,任泪滴在怀里孙儿的额头上,晶莹闪亮。

哥哥悄悄扭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几只小鸟围在一起,“啾啾”鸣叫。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哥哥与弟弟,又像小时候,分开了,越来越远。

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哥哥黑瘦的身子,黑瘦的脸,怯怯的眼神,看得女人心里发酸。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哥哥头一偏,女人摸了个空;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哥哥咬着嘴唇,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怎么也不放开;吃饭的时候,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蒜炒肉上,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女人检查哥哥的作业,弟弟的作业工整,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

女人气得扬起巴掌,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了下来。

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初中毕业,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弟弟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



夏日戏水 □刘桂云摄

## 搜到一个MM

□崔立

一早,我坐上一辆公交车,开始玩手机微信,搜,搜,搜。

还别说,真被我搜到一个MM在附近,我说,你好,是美女吗?MM说,是。你是帅哥吗?

我说,当然。我又说,你多大了?MM说,21岁。

既是美女又是21岁,我不由来了兴趣。我问,你大学毕业了吗?MM说,还没,大三呢。我又问,有男朋友吗?MM说,谈了几个,最近分了。

……一下就聊了很多,MM说的每一个答案,都很令我满意。我毕业有几年了,但还是一个屌丝。屌丝去谈一个成熟的MM,绝对不现实,她们既实际又势利,但大三的女生就不一样了,没出象牙塔,相对容易搞定。

我忽然又发现,那MM的微信所表示的距离,一直都没变过。要么是微信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丝灵光。

我问,你坐在车上吗?MM说,是啊,在公交车上呢。我问,是哪路车?MM说,581路啊。

我狂晕,我坐的车不就是581路吗,闹半天,MM是和我坐

一辆车上的啊。刚上车的时候我还发现车上有几个女孩长得不错,走过去时都能闻到一股香气,让我莫名地感到心旷神怡。不知道和我聊着的MM,是她们中的哪一位呢?看来,缘分来了真的是挡也挡不住。

我忙问,真巧啊,我也坐那辆车,你是坐哪个位置?MM似乎也有些吃惊,发过来一个惊讶的表情,说,我坐在车子的后面。

我看了下,后面可有三五排座位,还分左右两侧。

我说,你附近有什么标志物吗?MM说,有,我的邻座,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我抬头看了看,戴眼镜,和女孩邻座的有三四个男人呢。MM说,那男人很胖,小眼,脸像大饼一样,脸上还有痘痘,感觉特别令人讨厌……

我忽然注意到,我身旁一直低着头的女孩,东张西望地在看着什么,似乎是在看我,又不在看我,但眼神一直在朝我这边飘来飘去。

我去看她时,依稀看到胖女孩手上闪烁着微信屏幕。

我忽然想到,我的脸似乎挺大的,还有脸上那些被我挠破的红肿……